

文档信息

📖 宋書

📊 084 / 100

📑 84 段 18904 字

🔍 656 种 1490 个标注

🌐 繁体中文

列傳第四十四

宋書 084 卷八十四

[標] 沈約

史部 / 正史 / 二十四史 / 宋書 / 084 卷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

本篇关键词

纪年

泰始二年[466] 3

景和元年 2

元嘉二十八年[451] 1

孝建元年[454] 1

泰始五年[469] 1

元徽二年[474] 1

元徽元年[473] 1

大明二年[458] 1

地点

尋陽 15

晉陵 13

赭圻 9

人物

攸之 14

劉胡 14

劉亮 14

休仁 14

吳喜 13

鄧琬 10

張興世 10

袁顥 10

文官

長史 20

侍中 10

內史 8

武官

龍驤將軍 27

寧朔將軍 25

軍主 25

輔國將軍 17

冠軍將軍 10

其他

世祖 12

世子 8

大雷 6

←083 卷八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

目錄

085 卷八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→

0 卷八十四 列傳作第四十四

1 鄧琬𣪠袁顥𣪠孔覲𣪠

2 鄧琬𣪠字元琬，豫章𣪠南昌人也。高祖𣪠混，曾祖𣪠玄，並為晉尚書吏部郎𣪠。祖潛之，鎮南長史𣪠。父胤之，世祖𣪠征虜長史𣪠，吏部郎𣪠，彭城王𣪠義康𣪠大將軍長史𣪠、豫章太守𣪠，光祿勳𣪠。

3 琬初為州西曹主簿𣪠，南譙王𣪠義宣𣪠征北行參軍𣪠，轉參軍事𣪠，又隨府轉車騎參軍，仍轉府主簿𣪠，江州𣪠治中從事史𣪠。世祖𣪠起義，版琬為輔國將軍𣪠、南海太守𣪠，率軍伐蕭簡𣪠於廣州𣪠，攻圍𣪠踰年，乃克。以臧質𣪠反，為廣州刺史𣪠宗慤𣪠所執，值赦原。琬弟璩，與臧質𣪠同逆，質敗從誅，琬弟環亦坐誅，琬在遠，又有功，免死遠徙，仍停廣州𣪠。久之得還，除給事中𣪠，尚書𣪠庫部𣪠郎，都水使者𣪠，丹陽丞𣪠，本州大中正𣪠。大明七年𣪠，車駕幸歷陽𣪠，追思在藩之舊，下詔曰：「故光祿勳𣪠、前征虜長史𣪠鄧胤之體局沈隱，累任著績。朕昔當藩重，首先佐務，心力款盡，弗忘于懷。往歲息璩凶悖，自取誅翦，沿恩及琬，特免釁戮。今可擢為給事黃門侍郎𣪠，以旌胤之宿誠。」

4

明年，出為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、尋陽內史，行江州事。前廢帝狂悖無道，以太祖、世祖並第數居三以登極位，子勛次第既同，深構嫌隙，因何邁之謀，乃遣使齎藥賜子勛死。使至，子勛典籤謝道遇、齎帥潘欣之、侍書褚靈嗣等馳以告琬，泣涕請計。琬曰：「身南土寒士，蒙先帝殊恩，以愛子見託，豈得惜門戶百口，其當以死報效。幼主昏暴，社稷危殆，雖曰天子，事猶獨夫。今便指率文武，直造京邑，與群公卿士，廢昏立明。」景和元年十一月十九日，稱子勛教，即日戒嚴。子勛戎服出聽事，集僚佐，使潘欣之口宣旨曰：「少主昏狂悖戾，並是諸君所見聞。顧命重臣，悉皆誅戮。驅逼王公，幽辱太后。不逞之徒，共成其釁。京師諸王，並見囚逼，委厄虎口，思奮莫因。身義兼家國，豈可坐視橫流，今便欲舉九江之眾，馳檄近遠，以謀王室。於諸君何如？」四座未答，錄事參軍陶亮曰：「少主昏狂，醜毒已積。伊、霍行之於古，殿下當之於今。鄙州士子，世習忠節，況屬千載之會，請效死前驅。」眾並奉旨。文武普進位一階。轉亮為諮議參軍事，領中兵，加寧朔將軍，總統軍事。功曹張沈為諮議參軍，統作舟艦。參軍事顧昭之、沈伯玉、荀道林等參管書記。南陽太守沈懷寶、岷山太守薛常寶之郡，始至尋陽，與新蔡太守韋希直並為諮議參軍，領中兵，及彭澤令陳紹宗並為將帥。

- 5 初，廢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史、荊州行事張悅下至盆口，琬稱子勛命，釋其桎梏，迎以所乘之車，以為司馬，加征虜將軍。加琬冠軍將軍，二人共掌內外眾事。遣將軍俞伯奇率五百人出斷大雷，禁絕商旅，及公私使命。遣使上諸郡民丁，收斂器械，十日之內，得甲士五千人，出頓大雷，於兩岸築壘。巴東、建平二郡太守孫沖之之郡，始至孤石，琬以沖之為子勛諮議參軍，領中兵，加輔國將軍，與陶亮並統前軍。使記室參軍荀道林造檄文，馳告遠近。
- 6 會太宗定亂，進子勛號車騎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令書至，諸佐吏並喜，造琬曰：「暴亂既除，殿下又開黃閣，實為公私大慶。」琬以子勛次第居三，又以尋陽起事，有符世祖，理必萬克。乃取令書投地曰：「殿下當開端門，黃閣是吾徒事耳。」眾並駭愕。琬與陶亮等繕治器甲，徵兵四方。鄆州刺史安陸王子綏、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項、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、雍州刺史袁顗、梁州刺史柳元怙、益州刺史蕭惠開、廣州刺史袁曇遠、徐州刺史薛安都、青州刺史沈文秀、冀州刺史崔道固、湘州行事何慧文、吳郡太守顧琛、吳興太守王曇生、晉陵太守袁標、義興太守劉延熙並同叛逆。
- 7 先是，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為冠軍將軍、湘州刺史，中兵參軍沈仲玉為道路行事，至鵲頭，聞尋陽兵起，停住，白太宗進止之宜。太宗以子勛起兵，本在幼主，雖疑其不即解甲，不欲先彰同異，敕令進道。信未報，琬聞子元停鵲頭不進，遣數百人劫迎之。乃建牙於桑尾，傳檄京師曰：
- 8 陽六數艱，雲雷相襲。高皇受歷，時乘雲轡，頓於促路。文祖定祥，係昭睿化，翦於中年。二凶縱禍，三綱理滅，宗王俛首，姑息逆朝，枕戈無聞，偷榮有秩。孝武皇帝釋位泣血，糾義入討，投袂戎首，親戮鯨鯢，九服還輝，兩儀更造。而穹旻不惠，棄離萬國，皇運重替，嗣主荒淫。孤以不才，任居藩長，大懼宗稷，殲覆待日。故招徒楚郢，飛檄京甸，志遵前典，黜幽陟明，庶七廟復安，海昏有紹。豈圖宋未悔禍，弑亂奄臻，遂矯害明茂，篡竊天寶，反道效尤，蔑我皇德，干我昭穆，寡我兄弟，恣鴟鴞之心，蹈倫、穎之志，覆移鼎祚，誣罔天人。藐孤同氣，猶有十三，聖靈何辜，而當乏饗。

昔隆周弛御，晉、鄭是依；盛漢中陵<sup>地</sup>，居、章抗節。支苗輕屬，猶或忘驅，況孤忝惟臣子，情地兼切，號感一隅，心與事痛。是用飲血衽金，誓復宗祀<sup>祀</sup>。今遣輔國將軍<sup>武</sup>諮議領中直兵孫沖之、龍驤將軍<sup>武</sup>陳紹宗<sup>武</sup>，率螭虎之士，組甲二萬，沿流電發，逕取白下。龍驤將軍<sup>武</sup>領中直兵薛常寶、建威將軍<sup>武</sup>領中直兵沈懷寶，長戟萬刃，羽騎千群，徑出南州，直造朱雀<sup>天</sup>。寧朔將軍<sup>武</sup>諮議領中直兵陶亮、龍驤將軍<sup>武</sup>焦度，總中黃之旅，梟雄三萬，風掩江介，雲臨石頭。建威將軍<sup>武</sup>張洌、龍驤將軍<sup>武</sup>何休明，提育、獲之徒，勁悍之卒，邪趨金陵<sup>地</sup>，北指閭闔。龍驤將軍<sup>武</sup>張係伯、龍驤將軍<sup>武</sup>陳慶，勒輕銳五千，強弩一萬，飛鋒班瀆<sup>地</sup>，齊會西明。冠軍將軍<sup>武</sup>、尋陽內史<sup>文</sup>鄧琬<sup>武</sup>，撮湘、雍之兵，勇敢四萬，授律總威，飢集京邑。征虜將軍<sup>武</sup>領府司馬<sup>文</sup>張悅<sup>武</sup>，蒼兕千艘，水軍五萬，大董群校，絡繹繼道。冠軍將軍<sup>武</sup>豫章內史<sup>文</sup>劉衍<sup>武</sup>、寧朔將軍<sup>武</sup>武昌太守<sup>文</sup>劉弼<sup>武</sup>、寧朔將軍<sup>武</sup>西陽太守<sup>文</sup>謝稚、建威將軍<sup>武</sup>領中直兵晉熙太守<sup>文</sup>閻湛<sup>武</sup>之<sup>武</sup>，皆掃境勝兵，薦誠請效。後將軍<sup>武</sup>、郢州刺史<sup>文</sup>安陸王<sup>武</sup>子綏<sup>武</sup>懷恩纏慕，鞠旅先辰。冠軍將軍<sup>武</sup>、湘州刺史<sup>文</sup>邵陵王<sup>武</sup>子元<sup>武</sup>席颿陵波，整眾遄至。前將軍<sup>武</sup>、荊州刺史<sup>文</sup>臨海王<sup>武</sup>子頊<sup>武</sup>練甲陝西，獻徒萬數。輔國將軍<sup>武</sup>、冠軍長史<sup>文</sup>、長沙內史<sup>文</sup>何慧文，見拔先皇，誠深投袂。冠軍將軍<sup>武</sup>、雍州刺史<sup>文</sup>袁顥<sup>武</sup>，不謀同契，雷發漢南。建武將軍<sup>武</sup>、順陽太守<sup>文</sup>劉道憲，懷忠抱慨，不遠三千。梁、益、青、徐、兗、豫、吳、會，皆密介歸誠，誓為表裏。孤親總烝徒，十有餘萬，白羽咽川，霜鋒照野，金聲振谷，鳴鼙聒天。凡諸將帥，皆忠無匿情，智無遺計，果幹剛鷙，譎略多奇。水陸長驅，數道並進，發舟踰險，背水爭先。以此眾戰，孰能斯禦，推此義銳，滄海可壅。

10 諸君或荷寵前朝，感恩舊日；或弈世貞淳，見危授命。而逼迫寇手，效節莫由。今大軍密邇，形援已接，見幾而作，豈俟終日。便宜轉禍趨福，因變立功。夫旦、爽與三監<sup>武</sup>並時，金、霍與上官共主，邪正粗雜，何世無之。但績亮則名播，姦聘則道消耳。紀季入齊，陳平歸漢，身尊譽遠，明誓是哀，成範全規，殷監匪遠。若玩咎惟休，告舍罔悟，則誅及五族<sup>武</sup>，有殄無遺。軍科爵賞，信如皦日，巫山<sup>地</sup>既燎，芝艾共煙，幸遵良塗，無守毀轍。檄到宣告，咸使聞知。

11 購太宗萬戶侯，布絹二萬匹，金銀五百斤，其餘各有差。

12 太宗遣荊州<sup>地</sup>典籤<sup>武</sup>邵宰乘驛還江陵<sup>地</sup>，經過襄陽<sup>地</sup>，袁顥<sup>武</sup>馳書報琬，勸勿解甲，并奉表勸子勛即位。郢州<sup>地</sup>承子勛初檄，及聞太宗定大事，即解甲下標。繼聞尋陽<sup>地</sup>不息，而顥又響應，郢府行事錄事參軍<sup>武</sup>荀卞之大懼，慮為琬所咎責，即遣諮議領中兵參軍<sup>武</sup>鄭景玄<sup>武</sup>率軍馳下，并送軍糧。琬乃稱說符瑞，造乘輿御服，云松滋縣生豹自來，柴桑縣<sup>地</sup>送竹有「來奉天子」字，又云青龍見東淮，白鹿<sup>武</sup>出西岡。令顧昭之撰為瑞命記。立宗廟<sup>祀</sup>，設壇場，矯作崇憲太后<sup>武</sup>璽，令群僚上偽號於子勛。泰始二年<sup>[466]</sup>正月七日，即位於尋陽城<sup>地</sup>，改景和二年為義嘉元年。以安陸王<sup>武</sup>子綏<sup>武</sup>為司徒<sup>文</sup>、驃騎將軍<sup>武</sup>、揚州刺史<sup>文</sup>，尋陽王<sup>武</sup>子房<sup>武</sup>車騎將軍<sup>武</sup>，臨海王<sup>武</sup>子頊<sup>武</sup>衛將軍<sup>武</sup>，並開府儀同三司<sup>武</sup>。邵陵王<sup>武</sup>子元<sup>武</sup>撫軍將軍<sup>武</sup>。其日雲雨晦合，行禮忘稱萬歲。取子勛所乘車，除腳以為輦，置偽殿之西，其夕有鳩棲其中，鴉集其幃。又有雉驚集城上。子綏<sup>武</sup>拜司徒<sup>文</sup>日，雷電晦冥，震其黃閣柱，鴟尾<sup>武</sup>墮地，又有鴟棲其帳上。以鄧琬<sup>武</sup>為左將軍<sup>武</sup>、尚書右僕射<sup>文</sup>，張悅<sup>武</sup>領軍將軍<sup>武</sup>、吏部尚書<sup>文</sup>，征虜將軍<sup>武</sup>如故，進袁顥<sup>武</sup>號安北將軍<sup>武</sup>，加尚書左僕射<sup>文</sup>。臨川內史<sup>文</sup>張淹<sup>武</sup>為侍中<sup>文</sup>。府主簿<sup>文</sup>顧昭之、武昌太守<sup>文</sup>劉弼<sup>武</sup>並為黃門侍郎<sup>文</sup>，廬江太守<sup>文</sup>王子仲委郡奔尋陽<sup>地</sup>，亦為黃門侍郎<sup>文</sup>。鄱陽內史<sup>文</sup>丘景先，廬陵內史<sup>文</sup>殷損、西陽太守<sup>文</sup>謝稚、後軍府記室參軍<sup>武</sup>孫詵、長沙內史<sup>文</sup>孔靈產、參軍事<sup>武</sup>沈伯玉<sup>武</sup>、荀道林並為中書侍郎<sup>文</sup>。荀卞之為尚書左丞<sup>文</sup>，府主簿<sup>文</sup>江乂為右丞<sup>文</sup>。府主簿<sup>文</sup>蕭寶欣為通直郎<sup>文</sup>。琬大息粹、悅息洵並正員郎，粹領衛尉<sup>武</sup>，洵弟洌司徒主簿<sup>文</sup>。建武將軍<sup>武</sup>、領軍<sup>武</sup>主、晉熙太守<sup>文</sup>閻湛<sup>武</sup>之<sup>武</sup>加寧朔將軍<sup>武</sup>。廬陵內史<sup>文</sup>王僧胤為祕書丞<sup>文</sup>。桂陽太守<sup>文</sup>劉卷為尚書<sup>文</sup>殿中郎<sup>文</sup>。褚靈嗣、潘欣之<sup>武</sup>、沈光祖，中書通事舍人<sup>文</sup>。餘諸州郡，並加爵號。

琬性鄙闇，貪吝過甚，財貨酒食，皆身自量校。至是父子並賣官鬻爵，使婢僕出市道販賣，酣歌博奕，日夜不休。大自矜遇，賓客到門者，歷旬不得前。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，群小橫恣，競為威福，士庶忿怨，內外離心矣。

14 太宗遣散騎常侍<sup>文</sup>、領軍將軍<sup>武</sup>王玄謨<sup>名</sup>領水軍南討，吳興太守<sup>文</sup>張永<sup>名</sup>為其後繼。又遣寧朔將軍<sup>武</sup>尋陽內史<sup>文</sup>沈攸之<sup>名</sup>、寧朔將軍<sup>武</sup>江方興、龍驤將軍<sup>武</sup>劉靈遺<sup>名</sup>率眾屯虎檻。時東賊甚急，張永<sup>名</sup>、江方興回軍東討。尚書<sup>文</sup>下符曰：

15 夫晦明遞運，崇替相沿，帝宋之基，懋業維永，聖祖重光，氤氲上業。狂昏承祀，國維以素，毒流九縣，釁穢三靈，搢紳戮辱，黔庶塗炭，人神同憤，朝野泣血<sup>籍</sup>。聖上明睿在躬，膺符握曜，眷懷家國，夙夜劬勞，懼社稷<sup>籍</sup>湮蕪，彝倫左衽<sup>衣</sup>。天威雷發，氛沴冰消，殄凶譙門，不俟鳴條之旅，殲虐牧野，無勞孟津<sup>籍</sup>之鉞。華、夷即晏，晷緯還光，鏗鏘聞於管絃，趨翔被於冠冕，同軌仰化，異域懷風。劉子勛昏世稱兵，義同翦惡，明朝<sup>籍</sup>不戢，罔識邪正。窺窬畿甸，逼遏兩江<sup>籍</sup>，陵上無君，暴於遐邇。王赫斯怒，興言討遘，命彼上將，治兵薄伐。

16 今遣寧朔將軍<sup>武</sup>、尋陽內史<sup>文</sup>沈攸之<sup>名</sup>，輕銳七千，飛舟先邁。龍驤將軍<sup>武</sup>劉靈遺<sup>名</sup>，羽林<sup>籍</sup>虎旅，連鋒繼造。假節、督南討前鋒<sup>籍</sup>諸軍事、冠軍將軍<sup>武</sup>、兗州刺史<sup>文</sup>殷孝祖<sup>名</sup>，驅濟、河勁卒，電擊雷動。使持節、車騎將軍<sup>武</sup>、江州刺史<sup>文</sup>曲江縣開國侯<sup>主</sup>王玄謨<sup>名</sup>，悉徒五萬，董統前師。使持節、侍中<sup>文</sup>、司徒<sup>文</sup>、揚州刺史<sup>文</sup>建安王<sup>主</sup>休仁<sup>名</sup>，擁神州之眾，總督<sup>文</sup>群帥。龍驤將軍<sup>武</sup>劉劬<sup>名</sup>、寧朔將軍<sup>武</sup>劉懷珍，步騎五千，直指大雷<sup>籍</sup>。寧朔將軍<sup>武</sup>柳綸、司州刺史<sup>文</sup>龐孟蚪，淮、潁突騎，邪趣西陽<sup>籍</sup>。使持節、驃騎大將軍<sup>武</sup>、豫州刺史<sup>文</sup>山陽王<sup>主</sup>休祐<sup>名</sup>，總勒步師，連旗百萬，河舟代馬，遄驚江濱，越棘吳鉤，交曜畿服，笳鼓動坤維，金甲震雲漢，犄角相望，水陸俱發。冠軍將軍<sup>武</sup>武念<sup>名</sup>，率雍、司之銳，已據樊、沔。徐州刺史<sup>文</sup>申令孫<sup>名</sup>，提彭、宋剽勇，陵塗焱奮。皇上當親馭六師，降臨江<sup>籍</sup>服，旌旆掩雲，舳艫咽海。

17 昔吳、楚連衡，燕、淮勁悍，塵擾區內，聲沸秦中，霧散埃滅，豈非先鑒。而嬰彼孤城，以待該天之網，迫此烏合，以抗絡宇之師。雲羅四掩，霜鋒交集，猶勁飈之拂細草，烈火之掃寒原，焦卷之形，昭然已著。朝廷惻愍我僚吏，哀矜我士民，並亦何辜，拘誤迷黨。故加宣示，令得自新。如其淪惑不改，抵冒王威，同焚既至，雖悔奚補。奉詔以四王幼弱，不幸陷難，兵交之日，不得妄加侵犯，若有逼損，誅翦無貸。左右主帥<sup>籍</sup>，嚴相衛奉，詿誤之罪，一無所問。

18 琬遣孫沖之率陳紹宗<sup>名</sup>、胡靈秀、薛常寶、張繼伯<sup>名</sup>、焦度等前鋒<sup>籍</sup>一萬，來據赭圻<sup>籍</sup>。沖之於道與子勛書曰：「舟楫已辦，器械亦整，三軍踴躍，人爭效命，便欲沿流挂颿，直取白下。願速遣陶亮眾軍，兼行相接，分據新亭<sup>籍</sup>、南州，則一麾定矣。」乃加沖之左衛將軍<sup>武</sup>，以陶亮為右衛將軍<sup>武</sup>，統諸州兵俱下。郢州<sup>籍</sup>軍主<sup>籍</sup>鄭景玄<sup>名</sup>、荊州<sup>籍</sup>軍主<sup>籍</sup>劉亮<sup>名</sup>、湘州<sup>籍</sup>軍主<sup>籍</sup>何昌、梁州<sup>籍</sup>軍主<sup>籍</sup>柳登、雍州<sup>籍</sup>軍主<sup>籍</sup>宗庶等合二萬人，一時俱下。亮本無幹略，聞建安王<sup>主</sup>休仁<sup>名</sup>自上，殷孝祖<sup>名</sup>又至，不敢進，屯軍<sup>籍</sup>鵲洲。

19



時琬遣閭湛之來寇廬江地，臺軍主、龍驤將軍段佛榮受命討之。更使佛榮領鐵騎一千，回軍南討。三月三日，水陸攻赭圻地，亮等率眾來救，殷孝祖為流矢所中死，軍主朱輔之、申謙之、張靈符並失利，輔之副正員將軍皇甫仲遠、謙之副虎賁中郎將徐稚賓並沒。孝祖支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亮。時東軍已捷，江方興復還虎檻，建安王休仁遣方興、劉靈遣各領三千人助赭圻地，以方興領孝祖軍，沈攸之代孝祖為前鋒都督。沖之謂陶亮曰：「孝祖梟將，一戰便死。天下事定矣，不須復戰，便當直取京都。」亮不從。太宗遣員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地督戰。孝祖死之明日，建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之馬步三千就攸之，攸之乃率季之及輔國將軍步兵校尉杜幼文、寧朔將軍屯騎校尉垣恭祖、龍驤將軍朱輔之、員外散騎侍郎高遵世、馬軍主龍驤將軍頓生、段佛榮等三萬人，詰旦進戰，奮擊，大破之，斬獲數千，追奔至姥山而反。沖之等於湖、白口築二城，為軍主張興世所拔。陶亮聞湖、白二城陷沒，大懼，急呼沖之還鵲尾，留薛常寶代沖之守赭圻地。先於姥山及諸岡分立營砦，亦悉敗還，共保濃湖。濃湖即在鵲尾。

20 時軍旅大起，國用不足，募民上米二百斛，錢五萬，雜穀五百斛，同賜荒縣除。上米三百斛，錢八萬，雜穀千斛，同賜五品正令史；滿報，若欲署四品在家，亦聽。上米四百斛，錢十二萬，雜穀一千三百斛，同賜四品令史；滿報，若欲署三品在家，亦聽。上米五百斛，錢十五萬，雜穀一千五百斛，同賜三品令史；滿報，若欲署內監在家，亦聽。上米七百斛，錢二十萬，雜穀二千斛，同賜荒郡除；若欲署諸王國三令在家，亦聽。

21 琬又遣輔國將軍、豫州刺史劉胡率眾三萬，鐵騎二千，來屯鵲尾。胡宿將，屢有戰功，素多狡詐，為眾推伏，攸之等甚憚之。時胡鄉人蔡那、佼長生、張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赭圻地，胡以書招之，那等並拒絕。胡因要那等共語，陳說平生，那等詰諍，說令歸順。胡回軍入鵲尾，無他權略。輔國將軍吳喜平定三吳，率所領五千人，并運資實，至于赭圻地，於戰烏山築壘，分遣千人，乘輕舸二百，與佼長生為游軍。

22 薛常寶糧盡，告胡求援。三月二十九日，胡率步卒一萬，夜斫山開道，以布囊運米，來餉赭圻地。平旦至城下，猶隔小塹，未能得入。沈攸之率眾軍攻之，軍主郭季之、荀僧韶、幢主韓欣宗等，率眾三千，為攸之勢援。胡發所由橋道，僧韶等接楫行戰，復橋得渡。軍主劉沙彌輕騎深入，至胡麾下，遂見殺。攸之策馬陷陳，回還，為追騎所刺，馬軍主段佛榮、武保救之得免。並殊死戰，多所傷殺。胡眾大敗，捨糧棄甲，緣山遁走，乘勝追之，斬獲甚眾。胡被創，僅得還營。常寶惶懼無計，遣信告胡，欲突圍奔出。四月四日，胡自率數千人迎之，常寶等開城突圍走。攸之率輔國將軍沈懷明、軍主周普孫、江方興、申謙之等諸軍悉力擊之。吳喜率眾來赴，為胡別軍所圍，甚急。有人來捉喜馬，將蔡保以刀斫之，斷手，然後得免。正員將軍幢主卜伯宗、江夏國侍郎幢主張渙力戰沒陳。伯宗，益州刺史天與子也。攸之、喜等苦戰移日，常寶、張繼伯、胡靈秀、焦度等皆被重創，走還胡軍。赭圻城陷，斬偽寧朔將軍南陽太守沈懷寶、偽奉朝請領中舍人督戰謝道遇，納降數千。陳紹宗單舸奔西岸，與其部曲俱還鵲尾。建安王休仁自虎檻進據赭圻地。劉胡遣陳紹宗、陳慶率輕艫二百，大艦五十，出鵲外挑戰，吳喜、張興世、佼長生等擊之。喜支軍主吳獻之飛舸衝突，所向摧陷，斬獲及投水死甚多，追至鵲裏而還。太宗慮胡等或於步路向京邑，使寧朔將軍、廣德令王蘊千人防魯顯。

23 時胡等兵眾強盛，遠近疑惑。太宗欲綏慰人情，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帥以下，申謙之、杜幼文因此求黃門郎，沈懷明、劉亮求中書郎。建安王休仁即使褚淵擬選，上不許，曰：「忠臣殉國，不謀其報，臨難以干朝典，豈臣下之節邪。」

始安內史<sup>文</sup>王職之、建安內史<sup>文</sup>趙道生、安成太守<sup>文</sup>劉襲<sup>武</sup>，並舉郡奉順。琬遣龍驤將軍<sup>武</sup>廖瑒率數千人，并發廬陵<sup>地</sup>白丁攻襲。襲與郡丞檀玠拒戰，大敗，玠臨陳見殺，襲棄郡走，據嶮自守。瑒虜掠<sup>事</sup>而退，襲復出據郡。

25 時齊王率眾東北征討，而齊王世子<sup>主</sup>為南康贛令，琬遣使收世子<sup>主</sup>，世子<sup>主</sup>腹心蕭欣祖、桓康等數十人，奉世子<sup>主</sup>長子<sup>武</sup>奔竄草澤，召募得百餘人，攻郡出世子<sup>主</sup>。世子<sup>主</sup>自號寧朔將軍<sup>武</sup>，與南康相沈肅之、前南海太守<sup>文</sup>何曇直、晉康太守<sup>文</sup>劉紹<sup>武</sup>祖、北地傅浩、東莞童禽等，據郡起義。琬徵始興相<sup>武</sup>殷孚<sup>武</sup>為御史中丞<sup>文</sup>，并令率郡人俱下。孚眾盛，世子<sup>主</sup>避之於揭陽山<sup>地</sup>。琬遣武昌戴凱之為南康相，世子<sup>主</sup>率眾攻之，凱之戰敗遁走。世子<sup>主</sup>遣幢主<sup>武</sup>檀文起千人戍西昌，與襲相應。琬又遣廖瑒與其中兵參軍<sup>武</sup>胡昭等築壘於西昌，堅壁相守。琬召豫章太守<sup>文</sup>劉衍<sup>武</sup>以為右將軍<sup>武</sup>、中護軍<sup>武</sup>，殷孚<sup>武</sup>代為豫章太守<sup>文</sup>，督上流五郡，以防襲等。

26 衡陽內史<sup>文</sup>王應之<sup>武</sup>率郡文武五百許人起義兵<sup>武</sup>襲何慧文於長沙，徑至城下。慧文率左右出城與戰，應之<sup>武</sup>勇氣奮發，擊殺數人，遂與慧文交手戰，斫慧文八創，慧文斫應之<sup>武</sup>斷足，遂殺之。時湘東國侍郎<sup>文</sup>虞洽為太宗督國秩，在湘東，勸太守<sup>文</sup>顏躍發兵應朝廷，躍不從。洽乃投桂陽<sup>地</sup>，收募得數百人，還欲攻躍，躍懼求和，許之。有眾二千。時琬徵慧文率眾下尋陽<sup>地</sup>，發長沙，已行數百里，聞洽起兵，乃回還攻洽，洽尋戰敗奔走。

27 殷孚<sup>武</sup>既去始興，以郡五官掾<sup>文</sup>譚伯初留知郡事。士人劉嗣祖<sup>武</sup>等斬伯初，據郡起義。琬遣始興太守<sup>文</sup>韋希真、鷹揚將軍<sup>武</sup>楊弘之<sup>武</sup>領眾一千討嗣祖。嗣祖亦遣眾出南康，與齊王世子<sup>主</sup>合。希真等以義徒強盛，住廬陵<sup>地</sup>不敢進。廣州刺史<sup>文</sup>袁曇遠聞始興起義，遣將李萬周、陳伯紹率眾討嗣祖。嗣祖遣兵戍浚陽<sup>地</sup>，萬周亦築壘相守。嗣祖遣人誑萬周曰：「尋陽<sup>地</sup>已平，臺遣劉勉<sup>武</sup>為廣州<sup>地</sup>，垂至。」萬周信之，便回還襲番禺，夜以長梯入城，曇遠怯弱無防，聞萬周反，便徒跣出奔，萬周追斬之於城內。交州刺史<sup>文</sup>檀翼被代還至廣州<sup>地</sup>，資貨鉅萬，萬周誣以為逆，襲而殺之。遂劫掠公私銀帛，藉略袁、檀珍寶，悉以自入。

28 袁顓<sup>武</sup>悉雍州<sup>地</sup>之眾，來赴尋陽<sup>地</sup>。時孔道存<sup>武</sup>為衛軍長史<sup>文</sup>，行荊州<sup>地</sup>事。琬以黃門侍郎<sup>文</sup>劉道憲代之，以道存<sup>武</sup>為侍中<sup>文</sup>，行雍州<sup>地</sup>事。柳元景<sup>武</sup>之誅也，元景<sup>武</sup>弟子<sup>武</sup>世隆為上庸太守<sup>文</sup>，民吏共藏匿之。顓起兵，召世隆，不至。顓既下，世隆乃合率蠻、宋二千餘人，起義於上庸，來襲襄陽<sup>地</sup>。道存<sup>武</sup>遣將王式民、康元隆等迎擊於萬山<sup>地</sup>，世隆大敗，還郡自守。

29 沈攸之<sup>武</sup>等與劉胡<sup>武</sup>相持久不決，上又遣強弩將軍<sup>武</sup>任農夫<sup>武</sup>、振武將軍<sup>武</sup>武會倉、冗從僕射<sup>武</sup>全景文<sup>武</sup>、軍主<sup>武</sup>劉伯符<sup>武</sup>等領兵繼至。攸之<sup>武</sup>繕治船舸，材板不周，計無所出。會琬送五千片榜供胡軍用，俄而風潮奔迅，榜捍突柵出江，胡等力不能制，自撞船艦，殺沒數十人，赴流而下，來泊攸之<sup>武</sup>等營，於是材板大足。

琬進袁顥都督征討諸軍事，給鼓吹一部。六月十八日，顥率樓船千艘，來入鵲尾，張興世建議越鵲尾上據錢溪，斷其糧道。胡累攻之，不能剋，事在興世傳。劉亮率所領至胡砦下，胡遣其副孫犀及張靈、焦度鐵騎五匹，越礮取亮，不能得，犀回馬去，亮使左右善射者夾射之，墮馬，斬犀首。張繼伯副馬可率所領來降。劉亮營砦，深入賊地，袁顥畏憚之，曰：「賊入我肝臟裏，何由得活。」劉胡率輕舸四百，由鵲頭內路，欲攻錢溪。既而謂其長史王念叔曰：「吾少習步戰，未閑水鬥。若步戰，恒在數萬人中，水戰在一舸之上，舸舸各進，不復相關，正在三十人中取，此非萬全之計，吾不為也。」乃託瘡疾，住鵲頭不進。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，戒慶不須戰：「張興世、武會倉，吾之所悉，自當走耳。」陳慶至錢溪，不敢攻。越錢溪，於梅根立砦。胡別遣將王起領百舸攻興世，興世擊大破之。胡率其餘舸馳還，謂顥曰：「興世營砦已立，不可卒攻，昨日小戰，未足為損。陳慶已與南陵、大雷諸軍共遏其上，大軍在此，鵲頭諸將又斷其下流，已墮圍中，不足復慮。」顥怒胡不戰，謂曰：「糧運梗塞，當如何？」胡曰：「彼尚得泝流越我而上，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。」顥更使胡率步卒二萬，鐵馬一千，往攻興世。休仁因此命沈攸之、吳喜、佼長生、劉靈遺、劉伯符等進攻濃湖，造皮艦十乘，拔其營柵，苦戰移日，大破之。顥被攻既急，馳信召胡令還。

31 張興世既據錢溪，江路阻斷，胡軍乏食，琬大送資糧，畏興世不敢下。胡遣將迎之，為錢溪所破，資實覆沒都盡，燒米三十萬斛，胡眾駭懼。胡副張喜來降，說胡欲叛。八月二十四日，胡誑顥云：「更率步騎二萬，上取興世，兼下大雷餘師。」令顥悉度馬配之，其夜委顥奔走，徑趣梅根。先令薛常寶辦船舸，悉撥南陵諸軍，燒大雷諸城而走。顥聞胡走，亦棄眾西奔，至青林見殺。

32 胡率數百舸二萬人向尋陽，報子助詐云：「袁顥已降，軍皆散，唯已率所領獨反。宜速處分，為一戰之資，當停據盆城，誓死不貳。」乃於江外夜取沔口。琬聞胡去，惶擾無復計，呼褚靈嗣等謀之，並不知所出，唯云更集兵力，加賞五階，或云三階者。張悅始發兄子浩喪，乃稱疾呼琬計事，令左右伏甲帳後，戒之：「若聞索酒，便出。」琬既至，悅曰：「卿首唱此謀，今事已急，計將安出？」琬曰：「正當斬晉安王，封府庫，以謝罪耳。」悅曰：「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邪。」因呼求酒，再呼，左右震懼不能應。第二子洵提刀走出，餘人續至，即斬琬。琬死時，年六十。時中護軍劉衍在座，驚起抱悅，左右人欲殺之，悅顧曰：「無關護軍。」乃止。

33 潘欣之聞琬死，勒兵而至，悅使人語之曰：「鄧琬謀反，即已梟戮。」欣之乃回還，取琬兒並殺之。悅因單舸齎琬首馳下，詣建安王休仁降。蔡那子道淵，以父為太宗效力，被繫作部，因亂脫鎖入城，執子助囚之。沈攸之諸軍至江州，斬子助於桑尾牙下，傳首京都。劉衍及餘同逆，並伏誅。吳喜、張興世進向荊州，沈懷明向郢州，劉亮、張敬兒向雍州，孫超之向湘州，沈思仁、任農夫向豫章，所至皆平定。

34 劉胡走入沔，眾稍散，比至石城，裁餘數騎。竟陵郡丞陳懷真，憲子也，聞胡經過，率數十人斷道邀之。胡人馬既疲，自度不免，因隨懷真入城，告渴，與之酒，胡飲酒畢，引佩刀自刺，不死，斬首送京邑。張興世弟僧產追胡，未至石城數十里，逢送胡首信，將還竟陵，殺懷真，竊有其功。郢州行事張沈、偽竟陵太守丘景先聞敗，變形為沙門逃走，追擒伏誅。

35 荊州聞濃湖平，議欲更遣軍與郢州合勢，又欲斷據巴陵，經日不決。乃遣將趙道始於江津築壘，任演戍沙橋，諸門津要，皆有屯兵。人情轉離，將士漸逃散。更議奉子項奔益州，就蕭惠開、典籤阮道預、邵宰不同，曰：「近奉別詔，諸藩若改迷歸順者，悉復本爵。且任叔兒已斷白帝，楊僧嗣據梁州，雖復欲西，豈可得至。」道預、邵宰即與劉道憲解遣白丁，遣使歸罪。荊州治中宗景、土人姚儉等勒兵入城，殺道憲、道預、記室參軍鮑照，劫掠府庫，無復子遺，執子項以降。



初，**鄧琬**徵兵巴東，**巴東太守****羅寶**稱辭以郡接凶蠻，**兵力**不足分。巴東人任叔兒聚徒起義，遣信要寶稱，寶稱持疑未決，暴疾死。叔兒乃自號**輔國將軍**，引兵據白帝，殺寶稱二子，阻守三陟。**蕭惠開**遣費欣壽等五千人攻叔兒，叔兒與戰，大破之，斬欣壽。**子項**又遣**中兵參軍****何康之**領宜都太守，討叔兒。軍至陟口，為夷帥向子通所破，挺身走還。叔兒遂固白帝。

37 **孔道存**知尋陽已平，遣使歸順。尋聞**柳世隆**、**劉亮**當至，眾悉奔逃，**道存**及三子同時自殺。何慧文始謀同逆，其母禁之不從，母乃攜女歸江陵，遽嫁之。慧文才兼將吏，幹略有施，雖害**王應之**，上特加原有，**吳喜**宣旨赦之。慧文曰：「既陷逆節，手害忠義，天網雖復恢恢，何面目以見天下之士。」和藥將飲，**門生**覆之，乃不食而死。

38 顏躍慮虞洽還都，說其始時同逆，**密使**人殺之。

39 初，淮南**定陵**人賈襲宗本縣已為**劉胡**所得，率二十人投**沈攸之**。**攸之**言之建安王**休仁**，**休仁**版為**司徒**參軍**督護**，使還鄉里招集，為胡所禽，以火炙之，問臺軍消息，一無所言，瞋目謂胡曰：「君稱兵內侮，窺覷神器，未聞奇謀遠略，而為炮烙之刑。僕本以身奉義，死亦何有。」胡乃斬之。前**軍典**籤范道興志不同逆，為琬所誅，其餘奉順見害者，並為上所愍。詔曰：「前鎮軍參軍**督護**范道興，朕之舊隸，經從北藩，徒役南畿，遭離命會，抱恩固節，受害群凶，言念純誠，良有憫愴。可贈員外散騎侍郎。南城令鮑法度、後**軍典**籤馮次民、永新令應生、新建令庫延寶、上饒令黃難等，違逆識順，同被誅滅，言念既往，宜在追榮。可贈生奉朝請，法度南臺御史，次民、延寶、難並員外將軍。」

40 有司奏：「**寧朔將軍**、督豫州之梁郡諸軍事、豫州刺史、領南梁郡太守**竟陵****張興世**，都統水軍，屢戰剋捷，仍進斷賊上流錢溪，貴口苦戰，平定凶逆，今封南平郡作唐縣開國侯，食邑一千戶。**寧朔將軍**、參司徒中直兵軍事廣平**佼長生**，同統水軍屢戰，及**興世**上據錢溪，**長生**獨距賊衝要，功次**興世**，今封武陵郡遷陵縣開國侯，食邑八百戶。**寧朔將軍**試守西陽太守**吳興全****景文**、尚書比部郎吳縣**孫超之**、假**輔國將軍****右衛將軍**南彭城**劉亮**等三人，並經晉陵苦戰，**景文**、超之仍又北討破釜，水軍斷賊糧運，及經葛冢、石梁二處破賊，亮南伐經大戰，又最處險劇，**景文**今封西陽郡孝寧縣，超之封長沙郡羅縣，亮封順陽縣，並開國侯，食邑各六百戶。假**輔國將軍**驃騎司馬**劉靈遺**、**寧朔將軍****右軍****蔡那**、**寧朔將軍**屯騎校尉**段佛榮**等三人，統治攻道，並經苦戰，**靈遺**今封新野郡新野縣，那封始平郡平陽縣，**佛榮**封湘東郡臨蒸縣，並開國伯，食邑各五百戶。假**輔國將軍**左軍吳興**沈懷明**、**龍驤將軍****積射將軍**東平周盤龍、司徒參軍南彭城**李安民**等三人，**懷明**經晉陵破賊，又水軍南伐，統治攻道，盤龍雖不統軍，並經大戰，先登陷陳，安民又隨**張興世**遏斷錢溪，別統軍貴口破賊，今封**懷明**建安郡吳興縣，盤龍封晉安郡晉安縣，安民封建安郡邵武縣，並開國子，食邑各四百戶。假**輔國將軍****游擊將軍**彭城**杜幼文**、**龍驤將軍****羽林監**太原王**穆之**、**龍驤將軍****羽林監**濟北頓生、**龍驤將軍****羽林監**沛郡周普孫、員外散騎侍郎**朱重恩**等五人，**幼文**經晉陵破賊，在軍統攻道，南伐濃湖，普孫副**沈攸之**都統眾軍，**穆之**、生、重恩並南伐有功，今封**幼文**邵陵郡邵陽縣，**穆之**封衡陽郡衡山縣，生封始平郡武功縣，普孫封順陽郡清水縣，重恩封南海郡龍川縣，並開國男，食邑各三百戶。」

41 江方興以戰功為太子左衛率，賊未平，病卒，追封武當縣侯，食邑五百戶。方興，濟陽考城人，衣冠之舊也。**龍驤將軍**、**虎賁中郎將**董凱之，隨**張興世**破胡、白城，先登，封河隆縣子，食邑四百戶。**軍主****張靈符**，東南征討有功，封上饒縣男，食邑三百戶。前征北長兼行參軍**楊覆**，以貴口有功，封綏城縣男，食邑二百戶。追贈虞洽、檀玠給事中。以李萬周為步兵校尉。陳懷真以斬**劉胡**功，追封永豐縣男，食邑三百戶。





既至襄陽<sup>地</sup>，便與劉胡<sup>人</sup>繕修兵械，募集士卒。會太宗定大事，進顓號右將軍<sup>職</sup>。以荊州<sup>地</sup>典籤<sup>職</sup>邵宰乘驛還江陵<sup>地</sup>，道由襄陽<sup>地</sup>。顓反意已定，而糧仗未足，且欲奉表於太宗。顓子祕書丞<sup>職</sup>戡曰：「一奉表疏，便為彼臣，以臣伐君，於義不可。」顓從之。顓詐云被太皇太后<sup>人</sup>令，使其起兵。便建牙馳檄，奉表勸晉安王<sup>人</sup>子勛即大位，與琬書，使勿解甲。子勛即位，進顓號安北將軍<sup>職</sup>，加尚書左僕射<sup>職</sup>。

50 太宗使朝士與顓書曰：

51 夫夷陂相因，興革遞數，或多難而固其國，或殷憂而啟聖明，此既著於前史，亦彰於聞見。王室不造，昏凶肆虐，神鼎將淪，宗稷幾泯，幸天未亡宋，乾曆有歸。主上體自聖文，繼明作睿，而辱均牖里，屯踰夏臺。既天地俱憤，義勇<sup>人</sup>同奮，剋殄鯨鯢，三靈更造，應天順民，爰集寶命，四海屬息肩之歡，華戎見來蘇之泰。吾等獲免刀鋸，僅全首領，復身<sup>人</sup>奉惟新，命承亨運，綏帶談笑，擊壤<sup>人</sup>聖世。

52 汝雖劬勞于外，跡阻京師，然心期所寄，江、漢何遠。自九江<sup>地</sup>告變，皆謂鄧氏<sup>人</sup>狂惑，比日國言藉藉，頗塵吾子。道路之議，豈其或然，聞此之日，能無駭惋。

53 凶人反道敗德，日夜滋深，昵近狡慝，取謀豺虎，非惟毒流外物，惡積中朝<sup>地</sup>，乃欲毀陵邑，虐崇憲，燒宗廟<sup>地</sup>，鹵御物，然後蕩覆京都，必使蘭蕕俱盡。自非聖上廟算<sup>職</sup>靈圖，俛眉遜避，維持內外，擁衛臣下，則赤縣<sup>地</sup>為戎，百姓其魚矣。此事此理，寧可孰念。

54 既天道輔順，謳歌有奉，高祖<sup>人</sup>之孫，文皇之子，德洞九幽，功貫二曜，匡拯家國，提統黔首<sup>職</sup>，若不子民南面，將使神器何歸。而群小構慝，妄生窺覬，成軫惑燕，貫高亂趙，讒人罔極，自古有之。汝中京冠冕，儒雅世襲<sup>職</sup>，多見前載，縣鑒忠邪，何遠遺郎中<sup>職</sup>之清軌，近忘太尉<sup>職</sup>之純概。相與，或群從舅甥，或姻婭周款，一旦胡、越，能無悵悵。若疑誑所至，邪說無窮，汝當誓眾<sup>職</sup>奮戈，翦此朝食。若自延過聽，迷塗未遠，聖上臨物以仁，接下以愛，豈直雍齒先封，乃當射鉤見相矣。當由力窘跡屈，丹誠未亮邪。跂予南服，寤寐延首，若反棹沿流，歸誠鳳闕，錫珪開宇，非爾而誰。吾等並過荷曲慈，俱叨非服，紆金拖玉，改觀蓬門，入奉舜、禹之渥，出見羲、唐之化，雍容揄揚，信白駒空谷之時也。奈何毀擲先基，自蹈凶戾，山門蕭瑟，松庭誰掃，言念楚路，豈不思父母之邦。幸納惡石，以蠲美疹。裁書表意，爾其圖之。

55 時尚書右僕射<sup>職</sup>蔡興宗<sup>人</sup>是顓舅，領軍將軍<sup>職</sup>袁粲<sup>人</sup>是顓從父弟<sup>人</sup>，故書云群從舅甥也。

56 子勛徵顓下尋陽<sup>地</sup>，遣侍中孔道存<sup>人</sup>行雍州<sup>地</sup>事，顓乃率眾馳下，使子戡領家累俱還。時劉胡<sup>人</sup>屯鵲尾，久不決。泰始二年<sup>[466]</sup>夏，加顓都督征討諸軍事<sup>職</sup>，給鼓吹<sup>職</sup>一部，率樓船千艘，戰士二萬，來入鵲尾。顓本無將略，性又怯懦，在軍中未嘗戎服，語不及戰陳，唯賦詩談義而已。不能撫接諸將，劉胡<sup>人</sup>每論事，酬對甚簡，由此大失人情，胡常切齒恚恨。胡以南運未至，軍士匱乏，就顓換襄陽<sup>地</sup>之資，顓答曰：「都下兩宅未成，亦應經理，不可損徹。」又信往來之言，京師米貴，斗至數百，以為不勞攻伐，行自離散，於是擁甲以待之。太宗使顓舊門生徐碩<sup>人</sup>奉手詔譬顓曰：「卿歷觀古今，嶮之與強，何嘗可恃。自朕踐阼，塗路梗塞，卿無由奉表，未經為臣。今追蹤寶融，猶未為晚也。」

57 及劉胡<sup>人</sup>叛走，不告顓，顓至夜方知，大怒罵曰：「今年為小子所誤！」呼取飛鸞，謂其眾曰：「我當自出追之。」因又遁走。至鵲頭，與戍主<sup>職</sup>薛伯珍及其所領數千人步取青林，欲向尋陽<sup>地</sup>。夜止山間宿，殺馬勞將士，顓顧謂伯珍曰：「我舉八州以謀王室，未一戰而散，豈非天邪。非不能死，豈欲草間求活，望一至尋陽<sup>地</sup>，謝罪主上，然後自刎耳。」因慷慨叱左右索節，無復應者。及旦，伯珍請以間言，乃斬顓首詣錢溪馬軍<sup>職</sup>主襄陽<sup>地</sup>俞湛之<sup>人</sup>，湛之<sup>人</sup>因斬伯珍，併送首以為己功。顓死時年四十七。太宗忿顓違叛，流尸於江，弟子彖<sup>人</sup>微服求訪，四十一日乃得，密致喪瘞於石頭後岡，與一舊奴，躬共負土。後廢帝<sup>人</sup>即位，方得改葬。

- 58 顓子戡為偽黃門侍郎，加輔國將軍，戡益城。尋陽敗，戡棄城走，討禽伏誅。
- 59 孔覲字思遠，會稽山陰人，太常琳之孫也。父邈，揚州治中。
- 60 覲少骨梗有風力，以是非為己任。口吃，好讀書，早知名。初舉揚州秀才，補州主簿，長沙王義欣鎮軍功曹，衡陽王義季安西主簿，戶曹參軍，領南義陽太守，轉署記室，奉牋固辭，曰：「記室之局，實惟華要，自非文行秀敏，莫或居之。覲遜業之舉，無聞於鄉部；惰遊之貶，有編於疲農。直山淵藏引，用不遐棄，故得抃風舞潤，憑附彌年。今日之命，非所敢冒。昔之學優藝富，猶尚斯難，況覲能薄質魯，亦何容易。覲聞居方辨物，君人所以官才；陳力就列，自下所以奉上。覲雖不敏，常服斯言。今寵藉惟舊，舉非尚德，恐無以提衡一隅，僉允視聽者也。伏願天明照其心請，乞改今局，授以閑曹，則鳬鶴從方，所憂去矣。」又曰：「夫以記室之要，宜須通才敏思，加性情勤密者。覲學不綜貫，性又疏惰，何可以屬知祕記，秉筆文闈。假吹之尤，方斯非濫。覲少淪常檢，本無遠植，榮進之願，何能忘懷。若實有螢燭，增暉光景，固其騰聲之日，飛藻之辰也，豈敢自求從容，保其淡逸。伏願矜其魯拙，業之有地，則曲成之施，終始優渥。」義季不能奪，遂得免。召為通直郎，太子中舍人，建平王友，祕書丞，中書侍郎，隨王誕安東諮議參軍，領記室，黃門侍郎，建平王宏中軍長史。復為黃門，臨海太守。
- 61 初，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，與侍中不異，其後職任閑散，用人漸輕。孝建三年<sup>[456]</sup>，世祖欲重其選，詔曰：「散騎職為近侍，事居規納，置任之本，實惟親要，而頃選常侍，陵遲未允，宜簡授時良，永置清轍。」於是吏部尚書顏竣奏曰：「常侍華選，職任俟才，新除臨海太守孔覲意業閑素，司徒左長史王彧懷尚清理，並任為散騎常侍。」世祖不欲威權在下，其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，以輕其任。侍中蔡興宗謂人曰：「選曹要重，常侍閑淡，改之以名而不以實，雖主意欲為輕重，人心豈可變邪。」既而常侍之選復卑，選部之貴不異。
- 62 覲領本州大中正。大明元年<sup>[457]</sup>，改太子中庶子，領翊軍校尉，轉祕書監。欲以為吏部郎，不果。遷廷尉卿，御史中丞，坐鞭令史，為有司所糾，原不問。六年，除義興太守，未之任，為尋陽王子房冠軍長史，加寧朔將軍，行淮南、宣城二郡事。其年，復除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、江夏內史，復隨府轉後軍長史如故。
- 63 為人使酒仗氣，每醉輒彌日不醒，僚類之間，多所凌忽，尤不能曲意權幸，莫不畏而疾之。不治產業，居常貧罄，有無豐約，未嘗關懷。為二府長史，典籤諮事，不呼不敢前，不令去不敢去。雖醉日居多，而明曉政事，醒時判決，未嘗有壅。眾咸云：「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，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。」世祖每欲引見，先遣人覘其醉醒。性真素，不尚矯飾，遇得寶玩，服用不疑，而他物粗敗，終不改易。時吳郡顧覲亦尚儉素，衣裘器服，皆擇其陋者。宋世言清約，稱此二人。覲弟道存，從弟徽，頗營產業。二弟請假東還，覲出渚迎之，輜重十餘船，皆是綿絹紙席之屬。覲見之，偽喜，謂曰：「我比困乏，得此甚要。」因命上置岸側，既而正色謂道存等曰：「汝輩忝預士流，何至還東作賈客邪！」命左右取火燒之，燒盡乃去。先是庾徽之為御史中丞，性豪麗，服玩甚華，覲代之，衣冠器用，莫不粗率。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，咸有輕之之意，覲蓬首緩帶，風貌清嚴，皆重跡屏氣，莫敢欺犯。庾徽之字景猷，潁川鄆陵人也。自中丞出為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、南東海太守，卒官。



八年，覬自郢州<sup>地</sup>行真，徵為右衛將軍<sup>職</sup>，未拜，徙司徒左長史<sup>文</sup>，道存<sup>名</sup>代覬為後軍長史<sup>文</sup>、江夏內史<sup>文</sup>。時東土大旱，都邑米貴，一斗將百錢。道存<sup>名</sup>慮覬甚乏，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。覬呼吏謂之曰：「我在彼三載，去官之日，不辦有路糧。二郎至彼未幾，那能便得此米邪。可載米還彼。」吏曰：「自古以來，無有載米上水者，都下米貴，乞於此貨之。」不聽，吏乃載米而去。永光元年<sup>[465]</sup>，遷侍中<sup>文</sup>，未拜，復為江夏王義恭<sup>名</sup>太宰長史<sup>文</sup>，復出為尋陽王<sup>王</sup>子房<sup>名</sup>右軍<sup>職</sup>長史<sup>文</sup>，加輔國將軍<sup>職</sup>，行會稽郡<sup>地</sup>事。

65 太宗即位，召覬為太子詹事<sup>文</sup>，遣故佐平西司馬庾業為右軍司馬<sup>職</sup>，代覬行會稽郡<sup>地</sup>事。時上流反叛，上遣都水使者<sup>文</sup>孔瓘<sup>名</sup>入東慰勞。瓘至，說覬以：「廢帝<sup>王</sup>侈費，倉儲耗盡，都下罄匱，資用已竭。今南北並起，遠近離叛，若擁五郡之銳，招動三吳，事無不克。」覬然其言，遂發兵馳檄。覬子長公、瓘二子淹、玄並在都，馳信密報。泰始二年<sup>[466]</sup>正月，並叛逃東歸。遣書要吳郡太守<sup>文</sup>顧琛<sup>名</sup>，琛以母年篤老，又密邇京邑，與長子<sup>名</sup>寶素謀議，未判。少子寶先時為山陰令<sup>文</sup>，馳書報琛，以南師已近，朝廷孤弱，不時順從，必有覆滅之禍。覬前鋒<sup>職</sup>軍已渡浙江<sup>地</sup>，琛遂據郡同反。吳興太守<sup>文</sup>王曇首<sup>名</sup>、義興太守<sup>文</sup>劉延熙<sup>名</sup>、晉陵太守<sup>文</sup>袁標，一時響應。庾業既東，太宗即以代延熙<sup>名</sup>為義興，加建威將軍<sup>職</sup>，以延熙<sup>名</sup>為巴陵王<sup>王</sup>休若<sup>名</sup>鎮東長史<sup>文</sup>。業至長塘湖，即與延熙<sup>名</sup>合。

66 太宗遣建威將軍<sup>職</sup>沈懷明<sup>名</sup>東討，尚書<sup>文</sup>張永<sup>名</sup>係進，鎮東將軍<sup>職</sup>巴陵王<sup>王</sup>休若<sup>名</sup>董統東討諸軍事。移檄東土曰：

67 蓋聞鸞集有兆，禍至無門，倚伏之來，實惟人致。故囂、述貪亂，終殄宗祀<sup>名</sup>；昌、憲構氛，旋潤斧鉞<sup>名</sup>。斯則昭章記牒，炯戒今古者也。

68 自國步時艱，三綱<sup>名</sup>道盡，神歇靈繹，璿業綴旒。皇上仁雄集瑞，英叡應歷，鳳儀標昇，龍輝電舉。盪穢紫樞，不俟鳴條之誓；凝政中宇，不肆漂杵之威。是以墜維再造，虧天重構，幽明裁紀，標配斯光。而群凶恣虐，協扇童孺，蕞爾東垂，復淪醜跡，邪回從慝，蜂動蟻附。聖圖霆發，神威四臨，羽駟所屆，義旅雲屬，櫓鉞所麾，逆徒冰泮，勝負之效，皎然已顯。

69 司徒<sup>文</sup>建安王英猷冠世，董率元戎。驃騎山陽王<sup>王</sup>風略夙昭，撫厲中陳。或振霜江、蠡，或騰焱荆、河，金甲燭天庭，囂聲震海浦。前將軍<sup>職</sup>、吳興太守<sup>文</sup>張永<sup>名</sup>，東南標秀，協贊戎機。建威將軍<sup>職</sup>沈懷明<sup>名</sup>、鎮東中兵參軍<sup>職</sup>劉亮<sup>名</sup>、武衛將軍<sup>職</sup>壽寂之<sup>名</sup>，霜銳五千，熊騰虎步。龍驤將軍<sup>職</sup>王穆之<sup>名</sup>、龍驤將軍<sup>職</sup>頓生，鐵騎<sup>名</sup>連群，風驅電邁。右軍將軍<sup>職</sup>齊王、射聲校尉<sup>職</sup>姚道和，樓艦千艘，覆川蓋汜。左軍垣恭祖、步兵校尉<sup>職</sup>杜幼文<sup>名</sup>、冗從僕射<sup>職</sup>全景文<sup>名</sup>、員外散騎侍郎<sup>職</sup>孫超之，並率虎旅，駱驛雲赴。殿中將軍<sup>職</sup>杜敬真、殿中將軍<sup>職</sup>陸攸之<sup>名</sup>、建武將軍<sup>職</sup>吳喜<sup>名</sup>，甲楯一萬，分趣義興。予猥承人乏，總司<sup>名</sup>戎統，聳劍東馳，申憤海曲。歎氣則白日盡晦，刷馬則清江<sup>地</sup>倒流。以此伐叛，何勅不剿，以此柔服，何順不懷。愍彼群迷，弗辨堯、桀，螳蛄微命，擬雷霆之衝，已枯之葉，當霜飆之隊，尺豎所為寒心，匹婦所為歎息。夫因禍致慶，資敗為成，前監不忘，後事<sup>名</sup>明筮。若能相率歸順，投兵效款，則福鍾當年，祉覃來裔，孰如身輟宗屠，鬼餒魂泣者哉。詳鏡安危，自求多福。

70 購生禽覬千五百戶開國縣侯<sup>名</sup>。生擒琛千戶開國縣侯<sup>名</sup>。斬送者半賞。時將士多是東人，父兄子弟皆已附逆，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：「朕方務德簡刑，使四罪不相及，助順同逆者，一以所從為斷。卿等當深達此懷，勿以親戚為慮也。」眾於是大悅。

71 覬所遣孫曇瓘<sup>名</sup>等軍，頓晉陵<sup>地</sup>九里，部陳甚盛。懷明<sup>名</sup>至奔牛，所領寡弱，乃築壘自固。張永<sup>名</sup>至曲阿，未知懷明<sup>名</sup>安否，百姓驚擾，將士咸欲離散，永退還延陵<sup>地</sup>，就休若<sup>名</sup>。諸將帥咸勸退保破岡。其日大寒<sup>名</sup>，風雪甚猛，塘埭決壞，眾無固心。休若<sup>名</sup>宣令：「敢有言退者斬。」眾小定，乃築壘息甲。尋得懷明<sup>名</sup>書，賊定未進。軍主<sup>名</sup>劉亮<sup>名</sup>又繼至，兵力<sup>名</sup>轉加，人情乃安。

時永世令孔景宣復反，柵縣西江<sub>地</sub>峴山<sub>地</sub>，斷遏津徑，**劉延熙**加其**寧朔將軍**。杜敬真、陸<sub>攸之</sub>、溧陽令<sub>文</sub>劉休文攻景宣別砦，斬其中兵參軍<sub>史覽之</sub>等十五人。永世人徐崇之率鄉里起義，攻縣斬景宣，**吳喜**至，板崇之領縣事。太宗嘉休文等誠效，除休文**寧朔將軍**，縣如故，崇之**殿中將軍**，行永世縣事，並賜侯爵。喜、敬真及員外散騎侍郎<sub>竺超之</sub>等至國山縣<sub>地</sub>界，遇東軍於虎檻村，擊大破之，自國山<sub>地</sub>進吳城<sub>地</sub>，去義興十五里。**劉延熙**遣**楊玄**、孫矯之、沈靈秀、黃泰四軍拒喜。喜等兵力甚弱，眾寡勢懸，交戰盡日，臨陳斬**楊玄**、孫矯之、黃泰，餘眾一時奔走，因進義興南郭外。**延熙**屯軍南射堂，喜遣步騎擊之，即退還水北，乃柵斷長橋<sub>地</sub>，保郡自守。喜築壘與之相持。庾業於長塘湖口<sub>地</sub>夾岸築城，有眾七千餘人，器甲甚盛，與**延熙**遙相犄角。**沈懷明**、**張永**與晉陵<sub>地</sub>軍相持，久不決。

73 太宗每遣軍，輒多所求須，不時上道。外監<sub>朱幼</sub>舉司徒<sub>參軍</sub>**督護****任農夫**，驍果有膽力，性又簡率，資給甚易，乃以千人配之，使助東討。時庾業兵盛，**農夫**於延陵<sub>地</sub>出長塘，雖云千兵，至者裁四百。未至數十里，遣人參候，云：「賊築城猶未合。」**農夫**率**廣武將軍**高志之、永興令徐崇之馳往攻之。因其城壘未立，**農夫**親持刀楯，赴城入陳，大破之，庾業棄城走義興。先是，**龍驤將軍****阮佃夫**募得蜀人數百，多壯勇便戰，皆著犀皮鎧，執短兵。本應就**佃夫**向晉陵<sub>地</sub>，未發，會**農夫**須人，分以配之。及戰，每先登，東人並畏憚，又怪其形飾殊異，舊傳狐獠食人，每見之輒奔走。**農夫**收其船杖，與高志之進義興援**吳喜**。二月一日，喜乃渡水攻<sub>軍</sub>郡，分兵擊諸壘柵。**農夫**雖至，眾力尚少，兵勢不敵。喜乃與數騎登高東西指麾，若招引四面俱進者。東軍大駭，諸營一時奔散，唯**龍驤將軍**孔叡一柵未拔。喜以殺傷者多，乃開圍緩之。其夜，庾業、孔叡相率奔走，義興平。**劉延熙**投水死，有人告之，乃斬尸，傳首京邑。義興諸縣唯綏安令巢邃秉節不移，不受偽爵。

74 時齊王率軍東討，與**張永**、**劉亮**、**杜幼文**、**沈懷明**等於晉陵<sub>地</sub>九里西結營，與東軍相持。義興軍既為**吳喜**等所破，奔散者多投晉陵<sub>地</sub>，東軍震恐。上又遣**積射將軍**江方興、南臺<sub>地</sub>御史**王道隆**至晉陵<sub>地</sub>視賊形勢。賊帥**孫曇瓘**、程捍宗、陳景遠凡有五城，互相連帶。捍宗城<sub>地</sub>猶未固。其月三日，**道隆**與齊王、**張永**共議：「捍宗城<sub>地</sub>既未立，可以籍手。上副聖旨，下成眾氣。」**道隆**便率所領急攻之，俄頃城陷，斬捍宗首。**劉亮**果勁便刀楯，朝士先不相悉，上亦弗聞，唯尚書左丞<sub>徐爰</sub>知之，白太宗稱其驍敢，至是每戰以刀楯直盪，往輒陷決，**張永**嫌其過銳，不令居前。賊連柵周互，塘道迫狹，將士力不得展，亮乃負楯而進，直入重柵，眾軍因之，即皆摧破。袁標遣千人繼至，齊王與永等乘勝馳擊，又大破之，屠其兩城。**曇瓘**率眾數百，鼓譟而至，標又遣千人繼之，眾軍駭懼，將欲散矣，江方興率勇士迎射之，應弦倒者相繼，**曇瓘**因此敗走。

75 **吳喜**軍至義鄉，偽**輔國將軍**、車騎司馬**孔瑛**屯吳興南亭<sub>地</sub>，太守<sub>王曇生</sub>詣瑛計事，會信還，云：「臺軍已近。」瑛大懼，墮床，曰：「懸賞所購，唯我而已，今不遽走，將為人禽。」左右聞之，並各散走。瑛與**曇生焚燒倉庫，東奔錢塘<sub>地</sub>。喜至吳興，頓置郡城，倉廩遇雨不然，無所損失。初，**曇生**遣**寧朔將軍**沈靈寵率八千人向黃鵠<sub>嶠</sub>，欲從候道出蕪湖<sub>地</sub>，迎接南軍<sub>軍</sub>。廣德令**王蘊**發兵據嶮，靈寵不得進，屯住故鄣。**曇生**既走，靈寵乃與弟靈昭、軍副姚天覆率偏裨以下十七軍歸順。太宗嘉之，擢為鎮東**參軍事**，因率所領東討。喜分遣軍主**沈思仁**、吳係公追躡瑛等。**

76 陸<sub>攸之</sub>、**任農夫**自東遷進向吳郡<sub>地</sub>，臺遣軍主**張靈符**即晉陵<sub>地</sub>。其月四日，齊王急攻之，其夜，**孫曇瓘**、陳景遠一時奔潰。諸軍至晉陵<sub>地</sub>，袁標棄郡東走。晉陵<sub>地</sub>既平，吳中震動，吳興軍又將至，**顧琛**與子寶素攜其老母泛海奔會稽，海鹽令王孚邀討不及。

77 太宗以四郡平定，留**吳喜**統全**景文**、**沈懷明**、**劉亮**、孫超之、**壽寂之**等東平會稽，追齊王、**張永**、姚道和、**杜幼文**、垣恭祖、**張靈符**北討，王<sub>穆之</sub>、頓生、江方興南伐。

其月九日，喜等至錢唐，錢唐令顧昱及孔瑯、王曇生等奔渡江東。喜仍進軍柳浦，諸暨令傅琰將家歸順。喜遣鎮北參軍沈思仁、強弩將軍任農夫、龍驤將軍高志之、南臺御史阮佃夫、揚武將軍盧僧澤等率軍向黃山浦。東軍據岸結砦，農夫等攻破之，乘風舉帆，直趣定山，破其大帥孫會之，於陳斬首。自定山進向漁浦，戍主孔叡率千餘人據壘拒戰。佃夫使隊主闕法炬射殺樓上弩手，叡眾驚駭，思仁縱兵攻之，斬其軍主孔奴，於是敗散。其月十九日，吳喜使劉亮由鹽官海渡，直指同浦，壽寂之濟自漁浦，邪趣永興，喜自柳浦渡，趣西陵。西陵諸軍皆悉散潰，斬庾業、顧法直、吳恭，傳首京都。東軍主卜道濟、督戰許天賜請降。庾業，新野人也。父彥達，以幹局為太祖所知，為益州刺史。世祖世，官至豫章太守，太常卿。劉亮、全景文、孫超之進次永興同市，遇覬所遣陸孝伯、孔豫兩軍，與戰破之，斬孝伯、豫首。

79 會稽聞西軍稍近，將士多奔亡，覬不能復制。二十日，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，覬以東西交逼，憂遽不知所為。其夕，率千餘人聲云東討，實趣石塘，先已具船海浦，值潮涸不得去，眾叛都盡，門生載以小船，竄于峭山村。偽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先遣人於錢唐詣喜歸誠，及覬走，綏閉封倉庫，以待王師。二十一日，晏至郡，入自北門，囚綏付作部，其夜殺之。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，縱兵大掠，府庫空盡。若邪村民錄送偽龍驤將軍、車騎中兵參軍軍主孔叡，將斬之，叡曰：「吾年已過立，未霑官伍，蒙知己之顧，以身許之，今日就死，亦何所恨。」含笑就戮。孔瑯叛投門生陸林夫，林夫斬首送之。二十二日，峭山民縛覬送詣晏，晏謂之曰：「此事孔瑯所為，無豫卿事。可作首辭，當相為申上。」覬曰：「江東處分，莫不由身，委罪求活，便是君輩行意耳。」晏乃斬之東閣外，臨死求酒，曰：「此是平生所好。」時年五十一。顧琛、王曇生、袁標等並詣喜歸罪，喜皆宥之。琛子寶素與父相失，自縊死。東軍主凡七十六人，於陣斬十七人，其餘皆原宥。初遣庾業向會稽，迫使奉朝請孫長度送仗與之，并令召募。行達晉陵，袁標就其求仗，長度不與，為標所殺。追贈給事中。

80 先是，鄧琬遣臨川內史張淹自南路出東陽，淹遣龍驤將軍桂遑、征西行參軍劉越緒屯據定陽縣。巴陵王休若遣沈思仁討之，思仁遣軍主崔公烈攻其營，斬幢主朱伯符首，桂遑、劉越緒諸軍並奔逸。晉安太守劉瞻據郡同逆，建安內史趙道生起義討之，聚徒未合。七月，思仁遣軍主姚宏祖、鮑伯奮、應寄生等討破瞻，斬之於羅江縣。

81 鄧琬先遣新安太守陽伯子及軍主任獻子襲黟縣，縣令吳茹公固守，力不敵，棄城走，伯子等屯據縣城。茹公與臺軍主丘敬文、李靈賜、蕭柏壽等攻圍彌時，八月乃剋，斬伯子、獻子首。

82 張淹屯軍上饒縣，聞劉胡敗，軍副鄱陽太守費曇欲圖之，詐云：「得鄧琬信，急宜諮論。」欲因此斬淹。淹素事佛，方禮佛，不得時進。曇復誑云捕虎，借大鼓及仗士二百人，淹信而與之。曇因率眾入山，饗士約誓，揚言虎走城西，鳴鼓大呼，直來趣城，城門守衛，悉委仗觀之，曇率眾突入，淹正禮佛，聞難走出，因斬首。

83 史臣曰：自江左以來，舉干戈以圖宗國，十有一焉，其能克振者，四而已矣。元皇外守虛器，政由王氏；蘇峻事雖暫申，旋受屠磔；桓玄宣武之子，運屬橫流；世祖仗順入討，民無異望。其餘皆漆類夷宗，作戒於後，何哉？夫勝敗之數，實由眾心，社廟尊嚴，民情所係，安以義動，猶或稱難，況長戟指闕，志在陵暴者乎。泰始交爭，逆順未辨，太宗身剝悖亂，事惟拯溺，國道屯詖，宜立長君，太祖之昭，義無不可。子勛體自世祖，家運已絕，當璧之命，屬有所歸。曲直二塗，未知攸適。徒以據有神甸，擅資天府，宗稷之重，威臨四方，以中制外，故能式清區宇。夫帝王所居，目以眾大之號，名曰京師，其義趣遠有以也。





## 📖 籍海淘浪是什么

「籍海淘浪」是一个将古籍中的专有名词标注出来，使文本更易读，并希望依靠大家的慧眼，将主题鲜明的片段摘录出来，让更多人发现古籍之「有料、有趣、有用」的平台。

**一个已标注专词的古籍文本库：**籍海淘浪定期发布精校、已标注专词的古籍，并提供划词字典、划词维基等工具。利用专词、词典、维基，读者无需注释、译文，即可比较流畅地阅读，不再有「瞻前顾后」、被干扰阅读的烦恼。

**一个面向话题的笔记创作、分享社区：**籍海淘浪提供了易用的工具，方便读者创作摘录笔记：拖选文本 + 点击「划线」按钮即可快速收藏文本片段；有所感时，只需拖选相应文本，填写标题、标签、评注，即可发布一篇主题摘录，并可在摘录页面与同好互动讨论。您还可导出自己的收藏和创作，留作方便温习、分享的笔记本。

## 📖 以下功能仅线上版本可用

- 划词查字典、查维基；
- 点击专词，获取纪年、帝王、政权详情的历史信息面板；
- 全部关键词统计，关键词跳转、导航浏览；
- 片段收藏、做摘录笔记、主题讨论；
- 文档、段落热力标识，源出、衍生、事论等关系的文档网络；
- 个人阅读管家；
- 文本修订工具；
- 标注修订工具，可纠正标注的错、漏，并提交新标注；
- 全文繁简转换；
- 提交文档需求、功能需求、意见建议等；
- 更多待你发掘.....

🔍 发现『有趣、有料、有用』的古籍 🔍



文档标注日常修订、更新中，您看到的版本可能已经陈旧，请访问页眉链接查看最新版本，欢迎在线上为更好的标注增砖添瓦！